

如是孀然缘

《听说爱情回来过》
《熊出没请注意》之后全新力作

将爱死磕到底，幸福呼啸而来……

THE WORLD IS
NOTHING WITHOUT YOU

加减乘除 都是爱

如是孀然 著

rushiyanran
works



加是成长，减是还原，
乘是勇敢，除是平淡，



每一场相爱都有它的规则，
而每一段感情都要有一个结果，
哪怕在开始的时候，
便已经算错。

加上一段岁月，
有你的时光会不会更漫长；
减掉一些逃避，有你的日子会不会更真诚；
乘着还可以欢天喜地的年纪，
遇见一个人，除了散落的光阴，收获的便是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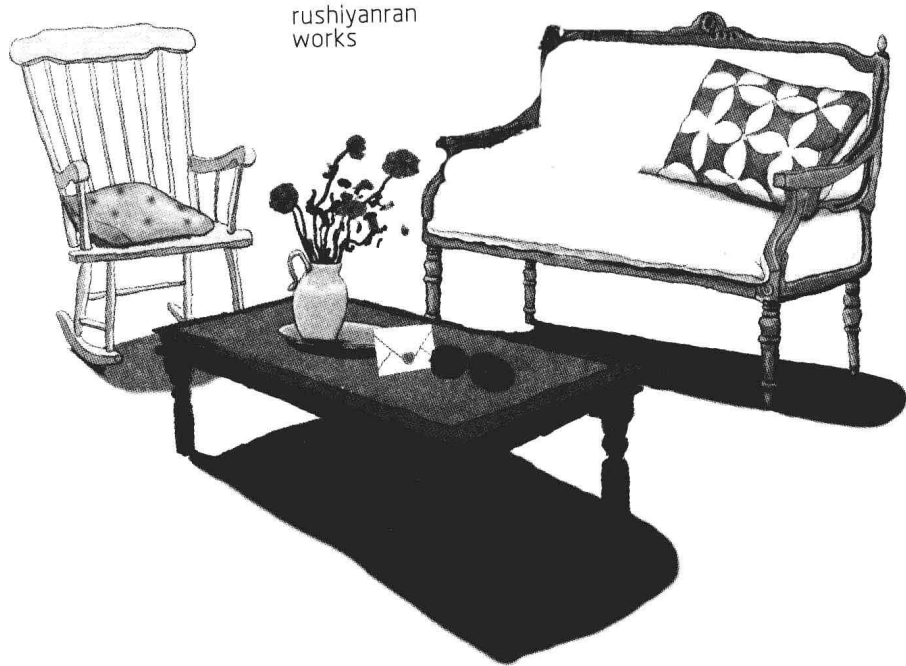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WORLD IS
NOTHING WITHOUT YOU

加减乘除 都是爱

如是嫣然 著

rushiyanran
works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加减乘除, 都是爱 / 如是嫣然著.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090-0765-5

I. ①加… II. ①如…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6201 号

加减乘除, 都是爱

作 者: 如是嫣然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56

发行电话: (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010) 839084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开 本: 730mm × 96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090-0765-5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加减乘除，都是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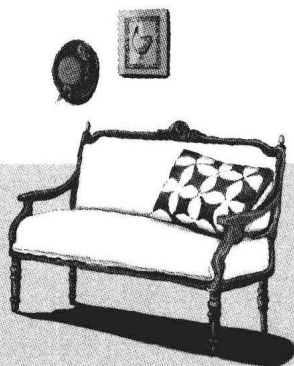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1	这一天就像橱柜 /001	3	按倒霉处理 /027	5	进化与还原 /051	7	人生何处不悲催 /075
2	天上掉下了周先生 /013	4	阿姨与表哥不得不说的故事 /039	6	有只咸鱼在等你 /063	8	你的问题，我的答案 /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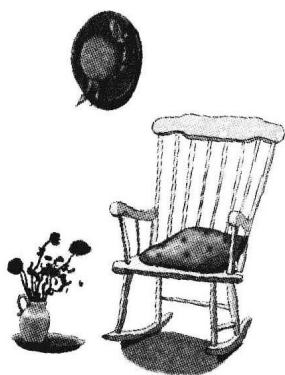
不一样的阳光和你 / 119





这一天
就像橱柜

加 + 减 - 乘 × 除 ÷ , 都 + 是 - 爱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不公平。

有人进电梯的时候摔个狗吃屎便能够扑到镶钻金龟婿的怀里，有人相亲十多次却连一个稍微“正常”一点的人也遇不到。

简嘉坐在新娘休息室里，看着造型师给今天的新娘也就是她的表姐补妆，一边打哈欠一边聆听七大姑八大姨对于表姐的祝福，右眼皮狂跳，左耳朵发痒。

她时常想，真是什么人有什么命，表姐自小品学兼优，从校园到职场一路顺风顺水，裙下之臣一个比一个极品，身为精算师的纪怀恩最后选择了公子中的战斗机、才俊中的VIP邵年远，这位邵先生从外形到内涵无一不优质，简直是千载难逢的限量款。

反观自己，没有特色，没有特长，每次考试拼死也只能混个中上，现在每周还要被老妈绑去相亲，简嘉觉得自己不说是鲜花好歹也是一颗青翠欲滴的花菜吧，可是为什么还新鲜着就要被人推进特价甩卖区了呢？这实在让她很想挠墙。

外面的宴会厅里人声嘈杂，跟甜蜜的背景音乐混在一起，带着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情绪，娘子军们说完吉利话，终于发现了正在悄悄打瞌睡的她，先是二舅妈发话：“小嘉年纪也不小了呀，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啊？”

啊？关我什么事？她正在思考着表姐头纱上面缀的花会不会太艳，耳环换成珍珠的那一副效果会不会更好，忽然听见自己的名字，仿佛让人在耳边敲了一记响锣，整个脑袋都开始闷痛。

还没等简嘉回话，三姨已经挤开了二舅妈占领了有利地形：“二嫂你这个话问得一点建设性都没有，小嘉连男朋友都没有，还提什么结婚啊！小嘉，有合适的对象吗？干什么工作的？身高多少啊？家是哪里？有房子没有啊？车子什么牌子啊？”

三姨连珠炮一般地发问，带着那一票娘子军都跟着转移了斗争方向，连自己的亲妈都开了口，挂着一副家门不幸人生惨剧的表情开始抱怨：“我都说

了多少遍了，让这孩子给自己多操点心，快三十的人了，再不抓紧时间解决个人问题就要成电视上说的那个什么‘剩女’啦！上次你二姨介绍的那个你究竟有什么不满意的？”

简嘉苦笑，心中抱怨老妈的数学真有问题，她离三十还差几年好不好，不过提到上次那只“怪兽”，她的太阳穴就开始微微抽搐，口气不由地激动起来。

“妈，我亲爱的亲妈，拜托下次千万不要再介绍医生给我了好不好？我真的跟这种生物没有任何沟通的能力！”

简嘉妈极其不以为然，语气那叫一个云淡风轻：“这个跟你说了什么？不会又跟你聊科学发展观了吧？”

“聊科学发展观倒好了。”简嘉冷笑一声，“今天这个一直在给我普及解剖常识，我喝豆花他就向我介绍脑浆的形态与温度，我吃鱿鱼他就能联系到寄生虫的N种样子与饭前洗手的重要联系，夹一块糖醋里脊他居然问我，‘简小姐，你知道血液在空气中多长时间会凝结成这种形态吗？’”

一票娘子军顿时没了声响，都努力在脑中描摹着医生这种奇怪生物的具体形容，纪怀恩率先扑哧一声笑出来，简嘉妈想象了一下如果这位医生女婿出现在她家饭桌上的可怕情景，终于痛定思痛毅然决然地开口：“这个还是算了，算了，算了，等你表姐结婚了，让你姐夫再给你好好介绍几个。”

纪怀恩的亲妈简嘉的大姨也开口道：“怀恩，小嘉的事情你上点心，我看年远那几个伴郎倒还真不错，让他给小嘉留意一下。”

不等表姐开口，简嘉迅速终止了这场关于她终身大事的建设性讨论：“大姨三姨二舅妈还有我亲爱的妈，外面亲戚是不是都来了，你们出去看看吧……快快快，三舅姥姥那么大年纪了，你们谁去陪一下？”

“对对对，还有你三舅姥爷耳朵不好，得去看看。”

“你嫂子怎么还没到啊，我去大厅那边看一看。”

“我的头发好像有点毛了，二妹你跟我一起去趟洗手间……”

不过几十秒钟的工夫，一票娘子军统统被简嘉打发干净，纪怀恩的最后造型也终于大功告成，连简嘉这样见过太多美丽新娘的人都忍不住赞叹：“姐，你真美！”

纪怀恩却伸出手抹了下脸上的胭脂，吓了造型师一大跳，连声制止：“纪小姐，这个妆要花掉了……”

纪怀恩并不理会，一边用吸管喝果汁一边对着镜子感叹：“真不知道人为什么要结婚，结婚为什么还要有婚礼，一大清早什么都吃不到还要让人画成这种亲妈都快不认得的样子，这样折磨自己娱乐别人，真是得不偿失。”

造型师小妹深深地囧了，因为从来没有新娘会发表这种耸人听闻的感想，于是推说去外边帮忙，迅速逃窜。

简嘉彻底地汗了，心想亲爱的大姐你这个想法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啊，但要是人人都这么想，做我们这行的还不都得去喝西北风啊！

说到这里忘了介绍，简嘉其实是一名婚礼策划。

千万不要以为简小姐是在那种小打小闹的婚庆公司打杂，她在这行内也算小有名气，照片曾经出现在时尚杂志上，背景是她策划的主题婚礼，留着蘑菇头的简小姐淡淡微笑，知性范儿十足。

这一次，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伟大原则，她毅然决然承揽了这场婚礼的全部事宜。这是她入行以来的第100场婚礼，这个数字连她自己都觉得可怕，原来自己已经在这个行当里摸爬滚打了这么久，这期间不是没有美好回忆，只是同婚礼的琐碎复杂相比，那点美好实在有些可怜。

还没等简嘉回忆到那些令她记忆深刻的惨痛经历，纪怀恩忽然开口：“小嘉，你好像很久没有谈恋爱了哦？”

很久？是从来没有谈过好吧！想到这里简嘉就觉得挫败，看着大街上的猪一对儿一对儿跑得都挺欢，可是自己连猪毛都没摸过，更不要提吃猪肉了，自己就是那种还没盛开就已经枯萎了的花骨朵，真是“餐具杯具”大团圆。

面对表姐这样的问题简嘉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是该承认还是否认，而纪怀恩显然也不太需要她的回应，一边喝酸奶一边感叹：“一转眼连你都到被人催婚的年纪了，总觉得你穿着背带裙翻墙进动物园却被挂在栏杆上的情景像是昨天。”

噗。

简嘉顿时觉得自己尼亚加拉大瀑布汗了，心想亲爱的表姐您为嘛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提起这八百年前的糗事，谁知道下一秒纪怀恩忽然开始感性起来。

“我们一起长大，在我心中，你就跟我的亲妹妹一样，所以小嘉，无论将来发生任何事你都会站在我这边的，对吧？”

看着表姐那双杏眼里慢慢浮起的雾气，想着表姐从今以后也许会一入侯

门深似海，豪门夜宴的背后也许面对的是碧海青天夜夜心……

面对着从小无所不能，初中的时候还帮助自己教训过痞子同桌的表姐居然会露出这么无措的神情，简嘉的心忽然像是松动了一块，立刻上前抓住纪怀恩的手，亮出了自己的“赤胆忠心”：“姐，你放心，无论什么事情我都会帮你的！”

纪怀恩看着简嘉的眼睛，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轻轻地拍了拍她的手背，不知道为什么，简嘉觉得表姐最后的眼神很诡异，像是奸计得逞后的放心。

眼看着典礼马上就要开始，简嘉赶紧回到会场去做最后的确认，出门的时候大捧百合掠过她的裙角，香气立刻四散开来，简嘉忍不住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从鼻子到心中都开始奇痒无比。

会场里灯光炫目，舞台正中的幕布上是两个人的英文名字，水晶灯细碎的光影折射在上面，显得万分触目，直照到人心里去。

红色的地毯从入口一直铺向最前方的舞台，两边是大堆白色的花朵，一边的香槟塔已经堆好，琥珀色的液体在光线的折射下发出轻柔的光亮，而另一边的蛋糕上两个身着礼服的奶油小人正笑盈盈地望着众人，蛋糕上厚厚的奶油和糖霜勾勒出绵密的褶皱与叶片，仿佛一朵花无声绽放。

此情此景如同一出大团圆电影的序曲或是完结篇，充溢着令人疲倦的欢喜，如果用小言的句式形容的话，就叫做——空气中洋溢着一种叫做幸福的味道。

想到这儿她不由地发抖，如果这样就可以称之为幸福，那幸福这东西还真廉价，简嘉摇摇头止住了自己的胡思乱想，开始认真地跟同事确认各个环节：音响，音乐，灯光，花瓣，泡泡机……

简嘉忙着跟同事沟通最新状况，听见身边两个年轻的女服务生窃窃私语：“有钱人可真麻烦！刚才听小丁说这场婚礼的请柬上印着条码，要刷一下才能进门。”

“这算什么，上次还有人请了专业的保安公司来维持秩序呢，只差没跟机场一样穿着内裤过安检了。不过有钱人就是大手笔，听说今天场地内所有的花都是昨天才从荷兰空运过来的，还有香槟，还有那巧克力，啧啧啧。”

“新娘子可真幸福，这婚礼简直跟童话里的王子娶公主一样啊……”

简嘉皱着眉头侧身换了个位置，不想却撞到了一堵厚实而温暖的“肉墙”，她立刻转过脸去道歉，却只对得上那人的下巴，目光往上，是一张被墨镜遮

去一半的脸。

室内还戴太阳镜，需不需要这么夸张啊？再看看他扎着头盔似的头巾和身上的运动外套加牛仔裤，实在是同其他来宾反差太大，简嘉忍不住小声在心中感叹，穿成这样您是要来表演滑板么？

还没等简嘉开口说话，墨镜兄已经十足地不耐烦：“小姐，看够了吗，请问新娘在哪里？”

她退后一步，眯着眼睛打量起这位墨镜兄，墨镜没有遮住的部分呈现出小麦般的色泽，嘴角微微翘起来，看起来似笑非笑。

眼前这个人明明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可是却有莫名的强大气场让简嘉有了些许不容错认的紧张，他绷紧的苹果下巴让她觉得耐心这种东西在他身上根本不会存在。

她刚想开口，却听那墨镜男说了声“对不起”，随即便转身离去。

“等一下。”

简嘉觉得这个来找表姐的墨镜男言行实在是有点诡异，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不过表姐那票精英朋友里难免会出现几个怪胎，于是她还是为他指路：“新娘休息室在那边，您请便。”

墨镜男忽然笑了，露出尖尖的犬齿，像是一只戏谑猎物的野兽，冷静而随意。

“原来你耳朵不聋啊。”他懒洋洋地开口。

“你耳朵才有问题呢！”简嘉立刻回嘴，声音里带着点咬牙切齿的意味，心里想着兄台你原来是哪吒阿童木加金刚葫芦娃啊，本姑娘可没有兴趣在这里跟你讨论小品的台词。

于是正色道：“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请您抓紧时间入座。”

墨镜男转身就走掉了，居然还不忘背对着她摆手，十足地得意洋洋。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眼看着婚礼马上就可以开始，简嘉却看见亲爱的大姨从对面一路小跑着来到自己面前，气还没喘匀就急切地问：“婚车还在地下停车场吧？怀恩的婚戒放在她的手包里，可是我把手包忘在来时的车上了，你现在记不记得我们来的时候是坐的哪辆车啊？”

简嘉此刻只想捂住脑袋痛苦地呻吟，姨妈啊，我亲爱的大姨妈啊，眼看着婚礼都要开始了，你这是给我整的什么么蛾子啊！

好在她还记得姨妈坐的那辆车的编号，所以很快便找到了司机，两人迅速冲到地下停车场去拿戒指。

从宴会厅到停车场不过三分钟，简嘉的手机却在不停地唱歌，当那个蓝色丝绒盒子安静地躺在简嘉手心里的时候，她后背已经渗出了薄薄一层汗，站在电梯口被风一吹忍不住发抖。

不知道是不是越着急麻烦越多，等了好一会电梯还是停在二十楼不肯下来，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简嘉在等待中失去了最后一点耐性，看着停滞不动的红色数字，她索性朝着一边的消防通道跑去，反正宴会厅就在五楼，而且新娘休息室貌似离楼梯更近。

一层，两层，三层……在简嘉觉得自己即将要被楼梯绕晕了的时候，她终于看到了出口上那个鲜明的“5”，来不及松一口气，简嘉立刻用冲刺的速度朝着楼道入口飞扑而去。

可是，可是，推开门迎接她的并不是理应出现的走廊，而是——一堵高大的肉墙？

当简嘉意识到门后有人的时候一切已经来不及了，惨剧在她的尖叫声中低调地进行着，她把那个人狠狠地扑倒在地上，她的脸紧紧地贴在那人的胸口，手中的丝绒小盒子骨碌骨碌地已经滚出了好远。

简嘉顿时又惊又怕又痛，大脑里一片空白，几十秒钟过去，终于有个低沉的声音在她头顶响起来：“这位小姐，你究竟准备什么时候把手从我的下巴上拿走？”

“啊，对不起！对不起！”她立刻挣扎着坐起身来，只觉得羞愧难当，但也没忘记关注一下受害者，“你，你，还好吧。”

“如果你能快一点从我大腿上挪开，我觉得会更好。”

那人冷哼一声，简嘉这才发现这人原来就是方才在大厅里遇见的墨镜男，只是现在头巾和墨镜都已经不知了去向，一双眼睛深邃而明亮，仿佛天幕中最最璀璨的星辰。

任何女人被这样一双眼睛深情凝望怕是都会神魂颠倒语无伦次吧，可是被这样一双眼睛狠狠瞪着的滋味就极其不妙了，简嘉立刻跌跌撞撞地从他身上爬起来，自知理亏所以不住地赔笑：“这位先生，真的很对不起，我赶时间，所以有点急……”

她一边说话一边朝着戒指盒子的方向挪去，那人却并不理会，迅速从地上起身站了起来，还不忘伸手捡起了戒指盒，动作敏捷得像一只豹。

他打开盒子望了一眼，唇边漾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然后扬了扬手中的小盒子，居高临下看着简嘉：“在找这个？”

简嘉忙不迭地点头，然后伸手去接那只盒子，没想到他却将右手举得更高，眼里全是恶作剧的得意：“我为什么要给你？”

一米七零的简嘉在一般女生中根本算不得矮，可是跟眼前这人比起来她顿时觉得自己很是渺小，自己怕是只能跳起来才能够得上那只抬高的手臂，而他居然拿着那只盒子左摇右晃，像是在逗弄小狗。

口袋里的手机又开始唱起歌来，激烈的旋律一声响过一声，简嘉又急又气，于是怒从胆边生，一把抓住了那人衣领：“喂喂喂，这个时候不要开玩笑好不好，这是人家的结婚戒指，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他又开始似笑非笑地看着简嘉，那双眼睛真是要多桃花就有多桃花，轻轻把她抓住他衣领的手拨开：“我倒不觉得他们两个今天可以结得成婚……”

简嘉此时此刻恨不能拿只平底锅拍平了眼前这张莫名其妙冒出来搅局的脸，小拳头捏得咔咔直响，那人脸上的笑意更深，一双眼睛简直是要探到人心里去，他的声音低沉而魅惑，仿佛上好的丝绸滑过皮肤：“不信，我们可以打个赌。”

“我为什么要跟你打赌？”简嘉扬起下巴看着他，像一只骄傲的小母鸡，而因为实在看不清对方而眯起的眼睛则让她看起来像是在说：“少废话，快点把东西还给我！”

那人摇摇头：“你在害怕什么？”

“谁怕了，我为……”剩下的话还没出口，只见她老妈跌跌撞撞地从新娘休息室那边跑过来，吹好的发型掉下来一绺，看起来十分搞笑。

但是她口中断断续续说的话却让简嘉怎么也笑不出来了：“小~嘉~嘉，终于找到你了，不……不……不好啦，你表姐，表姐，她不见了！”

简嘉差点两眼一黑背过气去，狠狠瞪了那人一眼之后便立刻拖着惊慌失措的母亲大人迅速离去。还没走出两步就听身后那人闲闲地开口：“你的东西还在这里。”

简嘉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几乎是一把便将戒指盒子夺了过来。

“不打开看看？”他朝她眨眼睛。

她狐疑地打开了那只蓝色丝绒小盒子，里面的六爪美钻闪耀着璀璨的光泽，简直要刺痛人的眼睛，不过更加刺眼的却是贴在盒盖上的那张纸条，上面用黑色笔写了三个小小的字：

对不起。

简嘉立刻觉得自己眼前一片黑暗了，入行以来的第100场婚礼，就这样从“洗具”变成了“杯具”。

作为婚礼策划，简嘉其实也见过许多“大场面”，比如新娘在最后一刻婚前恐惧症爆发，抱住司仪的大腿哭喊：“我不嫁，我不嫁！”

又或者小夫妻在敬茶的时候突生口角，从对骂演变到对打，最后升级为婆家娘家双方“战队”的群殴，最后在110的帮助下两个人直接去民政局把红本换成了绿本。

最最八点档的一次是新娘的前男友连滚带爬地跑来闹场，被拖出去的时候还声泪俱下地控诉：“我的一颗心都可以给你啊……啊……你……好……啊……”

简嘉一度觉得自己应付发生在婚礼上的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都可以处变不惊游刃有余。只是她发现理想跟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当她看见那套随意丢在沙发上的昂贵婚纱和用口红在梳妆镜上写下的“对不起，我得先走”几个大字，简嘉真的觉得除了尖叫什么事情也不想干。

面对着被表姐逃婚这个事实惊呆了的一票家人和大厅里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的来宾，简嘉觉得自己毫无办法，连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都编不出来。

好在邵家上上下下显然见多了大世面，这种情况下还能处变不惊，自有一千人等出来收拾残局。邵年远那位年轻得实在不像话的帅叔叔走到台上宣布：“今天的婚礼因为一些突发状况不能顺利进行，我代表我的大哥深表歉意，但还请各位赏光留下吃一顿便饭，我们全家上下将不胜宽慰。”

可是在后边休息室里的邵老爷子严重地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指着邵年远，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无缘啊，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终究还是跟我们家无缘啊，你这个臭小子究竟做了什么让怀恩不能原谅的事情啊？你是不是真的要气死我才甘心？！”

邵年远难得还能保持冷静，完全不像被人在婚礼前一刻放了鸽子的样子，

对着简嘉那已经抓狂到晕倒三遍的大姨说：“伯母您不要太过着急，身体要紧，相信怀恩会跟我们联系的。”

可简嘉那可怜的大姨只在电视剧里见过逃跑的新娘，面对女儿在结婚当天上演的这出真人版大戏实在是没有一丝一毫冷静的能力，除了激动完全做不得别的事情，现在真的是欲哭无泪欲骂无言，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不停地拨打女儿的手机，然后听着悠扬的音乐声在休息室的角落里响起。

此时此刻家里那堆七大姑八大姨统统傻了眼，丧失了所有的表达能力，被这晴天霹雳炸得不轻，全家人只剩下简嘉稍微残存了点理智，对着暴走的一票娘子军连哄带劝，最后实在招架不住，溜到休息室后面的走廊上想要好好喘口气。

她无力地靠在墙上，一双脚被高跟鞋折磨得苦不堪言，这一刻也顾不得什么形象，直接脱掉鞋子放松脚蹻。

还没冷静几分钟，就有一个声音在她头顶上响起来：“喂，你输了。”

转过脸，只见方才那个墨镜男的脸在自己眼前放大了好几倍，差点啊地一声叫起来，两个人离得那样近，她甚至闻得到他身上的味道，像是阳光混杂着海风，清冽异常。

不过她实在是心乱如麻，这花痴的念头只动了一刹那便被狠狠踩在脚底，咬牙切齿地瞪着眼前人，恨不得下一秒就把他撕碎。

可是那人却极其地没有眼力架，学着她的样子靠在墙上，悠闲地开口：“我说今天这婚不一定结得成吧，你还不……”

他话还没说完，简嘉忽然想起了什么，迅速跳到他面前，像是发现了什么重大案情一般，拿手里的高跟鞋指着眼前的人：“你怎么知道婚礼会出问题？你为什么一来就找我表姐？你到底是什么人？”

尖细的鞋跟距他的脸只有几厘米，他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一个恍然的笑容：“你不会以为是我把新娘拐走的吧？想象力真丰富。还有，原来你是怀恩的表妹啊，亲爱的表妹，我要是对你表姐做了什么还会留在这里让你审问吗？不过……”

他的脸又凑近了一点，朝她眨眼睛：“你很有趣。”

简嘉不觉得他这是在赞美，反而恨不得咬他一口，在她准备用一连串的不文明用语问候眼前人的时候，有人在她背后清了清嗓子，说：“我们可

以走了。”

“走什么……走……”她原本还想发出中气十足的一声“啊”，但是当她转过身看到身后这个人的时候，气势立刻矮了半截，因为她认得那是周峪琿，传说中的周峪琿！

当简嘉对上他那一双深不可测的眼，只觉得像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剑，阳光下还闪着寒光，她顿时觉得自己的气势矮了半截，这位周先生只立在那里就已经让她觉得后背发凉。

墨镜男完全没有被周峪琿的冰块脸冷到，漫不经心地开口：“哦，老大你发话了我岂有不从的份儿？”

转脸又对着简嘉嬉皮笑脸：“表妹，我们后会有期喽。”

谁是什么表妹啊！简嘉暗自腹诽，其实很想用点好听的称呼回敬过去，不过一瞥到周峪琿的冰块僵尸脸，她的怒火立刻被冰冻住，努力点头微笑恭送大人物离开。

看到诡异墨镜男随着冰块僵尸脸离去，简嘉在心中长长吁出一口气，想着原来这个奇怪的家伙是周峪琿的保镖啊，怪不得从衣着到行为都这么不靠谱，天天面对周峪琿这样的万年僵尸脸不变态才怪！

电梯里，墨镜男对周峪琿抱怨：“你怎么告个别要这么久啊，我还以为你要重新给邵年远做心理建设，毕竟在被人逃婚这件事上，大哥你比谁都有经验。”

周峪琿没有回应，只是皱着眉头对他说：“周翌城，你今天的穿着倒是很特别。怎么？年远原本要举行的是运动风格的主题婚礼，所以你穿成这样做伴郎？”

走出电梯的周翌城摘下墨镜，酒店大堂的阳光让他微微眯起眼睛，样子很像是看到鱼汤拌饭的老猫：“我就知道今天的婚礼要泡汤，所以这样方便开溜，我明天就上飞机，Evan 他们还在 Whistler 等我。”

周峪琿闻言眉头紧皱：“这么急？我以为你会留下多待几天。”

“如果你能够再次求婚成功，相信我一定会不远万里赶回来再次出现。”周翌城一脸认真地拍了拍大哥的肩膀。

周峪琿只是扬了扬嘴角，不置可否地微笑。

处理完婚礼这堆烂摊子已经接近傍晚了，简嘉妈跟着一众娘子军转战表姐家继续长吁短叹，简嘉于是逃难一般地回到了自己的小窝。

简嘉一进门就冲向沙发，把身体抛向沙发的时候她还有点庆幸地想，幸亏当时没有住在大姨家，不然现在不知道有多悲惨。

现在的简嘉像是完全忘记了毕业后第一年频繁找房子搬家的惨痛经历，在家里舒舒服服住了二十年的她从来不知道在一个城市里找一个落脚之处有多么艰难。

最悲惨的一次，房东儿子要结婚，限她们在一个星期内搬走，跟她合租的同学迅速搬去跟男友同居，可怜的简嘉在那几天找房子找得差点崩溃，可还是没有什么结果，眼看着马上就要被扫地出门，她甚至想要像网上那个牛人一样睡公司卫生间算了，方便加班还节省资源。

幸好当时的上司叶得之把自己家里的老房子给她借住，还说是房子已经很旧，请她顺便照管，连租金也只是象征性地收一点，让简嘉差点没当场飙泪。后来叶得之结婚辞了职，她也换了部门，却在这间房子里扎下了根，舒舒服服地住上了几年。

小区的环境很是幽然清静，窗前便是大片高大的梧桐，夏天的早上甚至能听见布谷鸟的叫声，那些声响跟着阳光穿过梧桐树荫，停留在这样一个地方，哪怕是白天累得不想跟任何人多说一句话，回到这间房子，她还是有心情把地板擦得发亮。

可是今天她连给自己烧点开水的心情都没有了，一进门就把自己抛向了沙发，连回房间上床的力气都没有。正在装死，垂在沙发边缘的手上忽然传来了微痒的触感，简嘉痛苦地把脸闷在沙发里哼哼：“好啦，美丽，让我喘口气再去喂你好不好？”

简嘉的折耳猫美丽一面继续用爪子挠着她的手，一面从鼻子里滚出一大串呼噜声，表示勉强同意。

简嘉奋力从沙发里拔出身体，去厨房给美丽做饭，橘黄色的灯光下，她看着美丽优雅地把回锅肉味儿的猫粮一口一口吞进去，最后满足地靠在自己脚边磨蹭，咪呜出声。

端起灌装啤酒喝了大大的一口，温暖的房间和一只温暖的猫，简嘉觉得现在的日子惬意极了，虽然今天这一切实在有点像是个巨大的消毒柜，除了“杯具”还有“餐具”。